



惟愿“夜无殊”

刘旭 汪欢 张诗韵 杨静（上海交通大学）



对刚刚走出课堂、走进病房的实习医生们而言，夜班大概是最大的考验了。与白日不同，夜晚表面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面对呼啸的救护车送来的急诊病人，面对病情突然恶化的重症患者，要做的事情似乎很多——量血压、测血糖、盯监护、换药，一遍又一遍安慰紧张的病人，实习医生要通过“话疗”为“一班”挡去一切并不棘手的问题；但能做的事又似乎很少——无权独立开医嘱，不知如何应对病人千奇百怪的主诉，事无巨细皆须汇报上级医生……

面对生理和心理上的困倦与疲惫，夜班时，实习医生们需要克服和学习的东西有太多太多。此时“夜无殊”（夜晚没有不适主诉）这三个字，成了对他们最由衷而体恤的祝福。

多半落空的企盼

这天，08级临床五年制专业秦宁馨在内分泌科值夜班，白天的病房里就是各种忙碌，到了傍晚5点多，又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病患，入院诊断为高血糖。她照惯例为病人进行了入院常规体检：病人的脉搏微弱，而血压更是低得无法测出！经过上级医生检查，病人有心衰迹象，要马上对他行心电图监测。晚上8点，经过秦宁馨的悉心照料，病人的情况终于稳定了些。她在心中长嘘一口气，隐约觉得今天还是可能“夜无殊”的，忙碌了一天太希望能休息下了。

可是一个多小时后，病人情况又急转直下，在实施了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等措施后，病人的生命体征仍然没有稳定。秦宁馨一边跟随上级医生进行着紧张的抢救行动，一边紧紧盯着监护仪，期待着奇迹的发生。凌晨1点多，监测仪上病患的心跳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。尽管抢救成功的可能已十分渺茫，但看到痛苦万分的家属眼里存留的一丝希望，看到依然不肯放弃忙碌着的医护，她也仍然继续做着心外按压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刘海早已被汗水打湿黏在了额头上，而手已经酸得没有了知觉。

抢救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多，可惜大家的努力并没能改变残酷的现实，病人还是走了。这一夜，秦宁馨身上的白大褂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走出病房，顾不上休息，也顾不上感慨生命的脆弱，她还要尽快补上病史记录。清晨5点，熟悉的闹铃响起，又到了给所有病人测血糖的时间，趴在桌上睡了不过一个小时，秦宁馨带着不眠夜后的疲惫，又开始新一天的忙碌。

实习是工作也是学习，不论是跟着带教医生争分夺秒抢救病人还是学着观察病情、换药、写病历这些所谓的小事，实习医生们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。一边抱怨因被叫起的次数多而练出了六块腹肌，一边又似弹簧般地听到召唤挂上听诊器就走，绝不耽搁一分一秒，这就是心口不一的实习医生们。

无可奈何的委屈

07级临床八年制专业的陈翀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值夜班时的经历，那天病房里刚收了一名疑难病症患者，老师安排第二天进行病例讨论，刚进入实习阶段的陈翀非常希望能把握好这次机会。她巡视了病房，发现当晚并无重症病人，只需换几个药即可。可是第一位病人就向她发了难。原来，之前的一位实习医生在为这位病人换药时出现了失误，使得病人疼痛难忍，一晚上没睡好。病人一见到陈翀就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：“你们这些实习医生怎么那么不仔细呢！我不要你换药了！”陈翀心里很委屈，可还是耐心地劝导病人，并再三保证一定会小心。谁料病人和家属都态度坚决，一定要她找主治医生来。这样的情况去找主治不合流程，也显得自己能

力不足，要强的陈翀足足开导了病人两个小时，眼泪在眼眶中转了又转，却始终没让它流下来。最后，在病友们的和护士的一同劝导下，病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懈。等换完药，安顿好所有的病人，已过了深夜12点。陈翀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电脑前，不愉快必须抛开，还有第二天讨论时要用的文献需要检索。

某个寒冷的冬夜，轮到08级临床八年制专业董樑值班。凌晨3点，半梦半醒间他仿佛听到了一阵敲门声，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想到晚上查房时每位病人都情况稳定，不会是自己做梦呢？可是，敲门声又继续响起。这下董樑有些清醒了，拉开被子迅速套上外衣，疾步来到病房，“医生，我睡不着。”董樑为这位病人检查了生命体征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耐心地安慰了几句，便回到了办公室。4点，敲门声又响起了，董樑起来一看，还是那位失眠的病人。再次稍加安抚，他回到办公室时虽然极其疲惫，却已睡意全无。没想到，值班室的敲门声响起了，这回是那位病人隔壁床的病友向董樑投诉……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病人无事生非？”董樑决定找病人推心置腹地交流了解下。第二天，交班后他特意去找这位病人谈心，发现病人其实是因为对病情不完全了解，家属又不常来探望，所以心有不安。董樑耐心地对

他进行了心理疏导。第二天夜里，据说敲门声果然不再响起了。

病房也是课堂，但是和解答有着标准答案的试卷不同，面对来自五湖四海、有

着各式各样需求的病人，实习医生们除了学习医病，更要学习的是医人、医心。“有时，去治愈；常常，去帮助；总是，去安慰”，这句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，实习医生们在慢慢体会。

无能为力的痛楚

在普外科病房实习的08级临床五年制专业李政垚，每晚值班的时候，总会习惯性地往3号床的方向望一眼，虽然现在这张床上已然空空荡荡。3号床曾经住着一位患了晚期肿瘤的病人，癌症已经广泛腹腔种植转移，并伴有大量癌性腹水，严重影响到了呼吸。每个夜晚，病人都喘得很厉害，且疼痛难忍，有时不得不叫值班医生起来为他开安定等药物帮助入睡。因此，李政垚和其他实习医生们都很害怕值夜班时遇到这位病人发病。但是随着对病人的熟悉，李政垚也开始主动关心起这位病人的情况，每当夜里铃响，他都会立马起身，拿好药走到3号床前，医患之间的默契一天天在增强。

但就在李政垚入外科实习后的第二周的一个晚上，这位病人的病情却突然恶化了。一开始，病人还能轻声说话，到凌晨3点时，病人已经呼吸急促、无法开口了。整晚，李政垚都在忙着参与抢救，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成功。在后来的很多个“夜无殊”的晚上，李政垚总会半夜惊醒，习惯性地看一眼3号床。他多希望这张床上的病人能再把他叫起来一次，多希望可以再为病人量一次血压、拉一次心电图啊！可是……

作为一名实习医生，能够为病人做的事太少太少，在这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，他们学着接受生命这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学着更加坚强与理性。他们省下流泪的时间学习、积累，变得更强大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珍藏着最初的这一份伤感与侧隐，当千帆过尽时，不麻木，不轻佻，犹记行医之初衷。

还有那些暖洋洋的夜

当然，实习医生的夜晚也不总是抢救一夜的辛苦，抑或是被患者、家属误解的委屈。在实习医生们的记忆里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。

暖洋洋的夜，在医生护士的体贴里：半夜里带教老师请吃的一顿烧烤，滋味是那么难忘，是饥肠辘辘时吃到美味的幸福，是师生一起谈笑时的快乐。

暖洋洋的夜，在和谐的医患关系里：病人的理解与配合，是对实习医生莫大的鼓励与动力；医生的贴心关怀与帮助，是给病人开的心理良药。

暖洋洋的夜，在患者一声真挚的道谢里，在自己的技术受到带教老师的肯定时。暖洋洋的夜里，流淌着正能量，灌溉着实习医生们心中那始终坚持的医学理想。

无论如何，实习医生们仍然热切盼望着“夜无殊”，不仅是为了能在忙碌而疲惫的实习生活中好好睡上一觉，更是希望患者的病情没有反复，家属也不用为之心焦。

惟愿夜夜皆无殊，平安至天明。



在兼职中寻找目标

沈思嘉（上海建桥学院）

陈少东是上海建桥学院传播学大四学生，对于12届的学生来说他是认真负责的班主任，对于传媒中心社团成员而言他是落笔生花的学长，对于浦东电视台的制片人而言他是不能取代的好帮手……多重身份背后是丰富的实践体验，宝贵的经历也令他收获就业时的自信。

在电视台实习的日子里，陈少东常常赶着11号线末班车回学校。埋在被采访者的资料中，奔波在去采访的路上，听好几个小时的同期声，编写着上千字的画外音，忙碌渐成享受。他认为实习的这六个月他都是在学习——学习如何将采访问题写得深入，让被采访者能够轻易与你分享他真正的故事；学习怎样将话题引导到节目中所需要层次中；学习之前没有用过的拍摄镜头将画面变得更加美丽……无论报社还是电视台都很看好这个勤快又能吃苦的大男生，所以对于陈少东而言毕业之前签下四联单并不是什么难题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在栏目负责人的挽留

下还是辞去了实习工作。在不同的地方兼职、实习之后他发现自己对管理服务方面很有兴趣，并且想要从事相关工作。“如果签了合同，以后的大方向就定了。我想换别的工作，例如管理服务之类的试试看。”陈少东笑着说。不久之后，他通过了上海新侨职业技术学院在上海建桥学院的招聘，从众多大四学生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名大学辅导员。当陈少东还是一名建桥学生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帮助辅导员老师管理班级，也当过低年级专业的助理辅导员，对他而言辅导员所要做的小事还算是得心应手。可现在毕竟要独当一面，工作压力并不小。每天准时打卡查寝、查迟到，也遇到调皮不愿意上课的学生，“只有当了辅导员才能真的知道，每个工作都不轻松。辅导员要做的事也很多，很繁琐，这些作为学生是看不到的。”成为辅导员的他每天都很繁忙，但还是有了一些时间可以自己分配，该看的书继续阅读，该要准备的考试还要继续。

